

在过去四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经常在伊拉克城镇里被反美武装“修理”得不成样子，似乎又一次证明巷战是所有优秀指挥官的“滑铁卢”。在现代城市巷战中，进攻部队往往冒着遭受伤亡、补给不足以及时间拖延的风险；对城市的进攻，还会导致大量平民的伤亡和整个城市的破坏，许多战将因巷战而身败名裂。因此，巷战被称为“地狱里的战争”。但并非所有的进攻者都对巷战束手无策，本文就记述了二战后四次经典的城市进攻战例，证明巷战也有取胜的诀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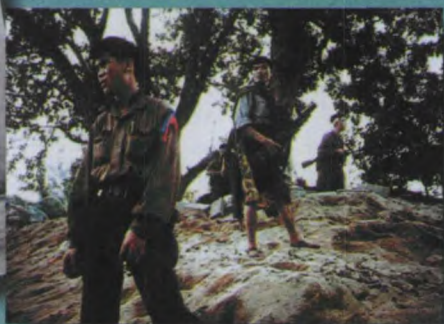
打赢“地狱里的战争”

□吴佩环 / 文



↑ 最精锐的以军伞兵成为耶路撒冷巷战主力，他们手持乌兹冲锋枪，乘坐临时征用的日本铃木摩托车，在迷宫一样的街巷穿行。

△1968年1月31日，整个越南战场因春节的降临而陷于平静，但在这一天，北越军突然以5个师奇袭越南古都顺化城下，几小时就占领古都顺化。



↑ 在格罗兹尼城外高地警戒的俄军官兵。

← 印军突击队乘坐米-8直升机，试图夺取猛虎游击队总部所在地贾夫纳。



耶路撒冷： 抓紧时机出手 不让守军发放武器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设在耶路撒冷新城的以色列中央军区司令部并未预想到这里会出现巷战。以军认为，占领耶路撒冷旧城的约旦军队不会

1967年6月7日清晨，以军抵达了耶路撒冷旧城东面的制高点——阿克萨清真寺。



与埃及、叙利亚军队一起对以色列

列展开进攻。但由埃及元帅指挥的约军却提前向以军实施炮击，6月5日上午攻克了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南部山丘，直接威胁到耶路撒冷新城的以军安全。

但就整体而言，阿拉伯国家的败局在5日当天就已确定，以空军彻底摧毁了埃及和约旦大部分战机，取得了战争主动权。此时，以军在耶路撒冷集结了3个旅的优势兵力，准备发起反攻，以色列中央军区司令官纳尔基斯准将认为，既然约旦开了第一枪，那么以军正好趁机夺取旧城，一举并吞耶路撒冷。反击于午后15时15分打响，为了保护诸多历史遗迹，以军坦克和飞机只允许出动30分钟，集中摧毁已经发现的约军重型武器，然后由步兵对各高地进攻。据新近披露的资料显示，以色列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反攻，是因为摩萨德机关送来情报，约军即将向旧城的阿拉伯居民发放武器，以军如果行动不果断，很可能陷入一场玉石俱焚的血战。

以军把进攻矛头放在旧城的两个制高

药库

点——警察学校和“弹山”上。最精锐的以

军伞兵成为主力，他们手持乌兹冲锋枪，乘坐临时征用的日本铃木摩托车，在迷宫一样的街巷穿行，约军火力点一旦进行拦截，伞兵便留下少数人进行牵制，大部分寻找其他便道，从背后进攻，后来以色列军校将这次巷战伤亡少归功于这种灵活的“溪流战术”。到5日晚，以军进攻的节奏迅速加快，以色列认为，战争拖延下去，大国必然要进行介入，同时以色列也不想将战争长久地打下去，因此计划在停战前获取最大的利益。

6日凌晨2时起，在照明弹的照亮下，以色列伞兵使用单兵火箭筒对警察学校发起进攻。由于约军阵地前面有铁丝网，在约军机枪扫射和迫击炮攻击下，以军出现不少伤亡。经过2小时苦战后，以军总算攻入警察学校，200名约旦守军中一半阵亡，以军也伤亡了40人。夺取制高点的以军开始进入旧城，约军隐藏在建筑物的狙击手到处释放冷枪，这时曾生活在旧城的

以军预备役士兵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凭借记忆（有的人甚至依靠《旧约全书》的情节回忆），带领部队通过僻静小巷和下水道在约旦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出现，一个个街区迅速被肃清掉，一位美国战地记者说：“当约旦枪手还在物色目标的时候，也许以色列伞兵已经把他勾到猎杀名单中，交给后续部队处理。”

至7日清晨，以军抵达了旧城东面的制高点——阿克萨清真寺。看到败局难以扭转，约旦政府下令耶路撒冷守军撤退，圣城落入以军之手。此次战斗中，以军损失最大的伞兵部队也不过是几十人阵亡，多人受伤，约旦军队则有500人阵亡。这场耶路撒冷巷战对攻防双方来说都没有带来巨大损失。

顺化： 为了挽救这座城市 我们不得不毁灭它

1968年1月31日，整个越南战场因春节的降临而陷于平静。但在这一天，北越军突然以5个师奇袭越南古都顺化城下，几个小时内就占领了整个顺化城。顺化丢失的消息令侵越美军最高长官威斯特摩兰



↑北越军无处不在的暗枪令美军伤透了脑筋，美军不得不呼叫舰炮火力支援。



←北越军在顺化女子学院进行抵抗

极为震惊，他严令美海军陆战1师反攻，务必在两周内夺回，二战后最惨烈的顺化巷战拉开了序幕。

北越士兵将城内所有砖砌的房屋都改成了火力点，民房阁楼、水沟和齐胸高的围墙都开出了枪眼，整个顺化如同巨大的碉堡等待美军到来。2月2日，美军和南

越伪军一杀回顺化，就迎来四面八方倾泄的枪林弹雨，美军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美军一次次的强攻总被密集的火网压在城市边缘。毫无进展的美军索性调集了包括“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在内的大型舰队，从海上向小小的顺化发射了8000枚炮弹，以“软化”北越军的抵抗，有一位美国军官用一句黑色幽默来形容当时的战斗：“为了挽救这座城市，我们不得不毁灭它。”

炮击过后，美军陆战队深入到顺化市中心的王宫。王宫作为前越南王国的宫殿，外面有数英尺厚的高墙拱卫，北越军几乎能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向美军猛烈射击。美军的应对招数是穿墙而过，所谓穿墙，就是利用士兵身上携带的M72反坦克火箭筒按照自己选取的进攻轴线，在阻碍自己行动的建筑物墙体上开辟路线。美军遇到抵抗后，往往用M72反坦克火箭筒作为攻坚武器，每两发就可以在石墙上打开一个供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出的洞，尽可能地避开北越军的火力网。就此一着，美军使对手事先布置的火配系顷刻荒废，北越军的防御在顺化巷战的最后几天陷入混乱，战场行动主动权也就此易手——本来火力配系是针对面前的十字路口的，可是对手不从那街口进入火力圈，偏偏打通临近街区房子的墙，从自己侧翼出现，甚至从背后摸过来——这样的情况，心理素质再好的军人也难免心惊肉跳。

巷战持续了3周，美军以付出142条人命的代价，歼灭了4000多名北越士兵，尸体铺满了城内的街道。2月20日，美军袭击小组冒着浓烟以及炮击留下的瓦砾进入了王宫，2月25日，顺化巷战宣告结束。

在战术上，美军在顺化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却在美国电视台的直播中变成彻头彻尾的失败。问题就出在这里：顺化巷战不仅证明了美军的确是“巷战弱智”；还证明了美军已堕落为心狠手辣的屠夫。美国媒体的全程报道暴露了美军的残忍，顺化战后废墟令美国反战浪潮迅速白热化，迫使政府不得不暂停对北越的进攻。这场巷战令北越军损失惨重，却因美国电视报道而有利于北越军，整个越南战争的走向发生戏剧性转变。

贾夫纳： 因怒出兵准备仓促 武器禁用伤亡不小

1987年，印度派兵介入邻国斯里兰卡的内战，试图解除该国凶悍的泰米尔猛虎



↑猛虎游击队通过无线电截获了印军出动的情报，结果势单力薄的印军伞兵们一落地便被铺天盖地的火网包围，这是被当场击毙的印度士兵。

↓猛虎游击队员为了挫伤印军锐气，居然将30名被杀的印度士兵尸体当众放火焚烧。



解放组织（LTTE）的武装。但猛虎游击队置之不理，并不断袭击骚扰印军的后勤车队，抢夺装备。这使得印度政府大为光火，在一班政客紧急磋商后，决定让印军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于10月11日发动代号为“帕瓦”的军事行动，夺取猛虎游击队总部所在地贾夫纳，同时为了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印军又无权在战斗中使用大炮、武装直升机等重武器，这无疑为进攻埋下祸根。

10月11日夜，印军突击队乘坐米-8直升机，突然降落到游击队总部所在地贾夫纳大学，谁知猛虎游击队已通过无线电截获了他们出动的情报，结果势单力薄的伞兵们一落地便被铺天盖地的火网包围，突击队员罗克拉曼回忆说：“我们原本想肯定是万无一失的，但是当我们刚从直升机下来，子弹便从四面八方飞来。很多敌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对我们射击后便消失在丛林中，有些子弹竟然是从椰子树上飞下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到底在哪里，由于规定不能使用重武器，所以想还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印军锡克排抵达贾夫纳大学后，因所乘坐的直升机全部被毁，上级又无法支援，成为猛虎游击队的猎物，30名被杀的士兵后被猛虎游击队当众放火焚尸。

突袭失败后，印军又从陆路对贾夫纳进行强攻。猛虎游击队的狙击手们出没于建筑物、车站甚至是椰子树中，专挑印

军军官和通讯兵开火，导致印军前线指挥一片混乱。印军第72旅廓尔喀营遭到藏在寺庙中的游击队袭击，当地人信佛，印军不准向寺庙射击，只能艰难地靠近寺庙与游击队展开近战。在战斗中，唯一会说泰米尔语的连长瓦加斯冲进庙里，发现有大量避难的妇女儿童，他进行安慰，一个老妇人却朝他连开几枪，将其打死。印军在贾夫纳根本无法分清谁是游击队员谁是平民，一名参战士兵说：“任何一个超过10岁的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可能是怀里揣着枪，随时准备向你开火的人。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个小女孩从怀中掏出枪向我们射击。这里到处都是敌人。”上司禁止部队使用重武器的规定，使人城印军被捆住手脚，只能正面与游击队交战，不仅进展缓慢，而且部队厌战的情绪极度升高，无法继续作战，只能等待后方继续派来增援部队。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艰苦战斗，印军在多次补充兵员后，终于攻下了贾夫纳，但许多猛虎游击队员却跑到四周的热带丛林，由于当地道路错综复杂，印军发现自己夺取了贾夫纳城，却在城外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在贾夫纳战役中，有600名印度士兵在战斗中阵亡，这样惨烈的结果换来了印度政府取消了禁用武装直升机的命令，印军在后来的战斗中便不再有如此惨重的伤亡了。

格罗兹尼： 探照灯照晕敌人眼， 高射炮变成“打洞器”

1994年11月20日，12万名俄军开始向车臣杜达耶夫武装盘踞的格罗兹尼发起进攻，由于主观认为车臣人会一触即溃，因此不加防范的俄军以机械化行军纵队的方式冲进城内。谁知这里早被车臣武装打造成“堡垒城”，格罗兹尼密集的建筑物使车臣武装拥有“高度差”优势，他们的

坦克猎杀小组常常从三层楼以上的高度俯射俄军坦克，有时也从地下室的通气口仰射坦克脆弱的履带部位，最先进城的俄军第124装甲旅在市中心的米努特卡广场遭遇惨败，26辆坦克中有22辆被摧毁，116辆步兵战车撤出城时只剩下21辆，车臣武装甚至将俄军死尸垒成沙包当作街头碉堡，让死去的士兵丧失了最后的尊严。

被当头棒喝的俄军一面依靠机械化部队进行正面强攻，一面接受了总参谋部的建议，彻底打散俄军单位，以摩托化步兵连为主体，再加强以坦克排、炮兵班、迫击炮排、AGS-17榴弹发射器排、工兵排、化学兵支援组成的“协同力量”(Combined Force)，组建20多个“暴风群”(Storm Group)特遣队，以轮战的方式，从一幢幢房屋里把车臣武装赶出来。这种以房屋为焦点的拉锯战让双方都承受着巨大消耗，尤其是俄军因经济崩溃，军人连薪水都无法领到，战斗意志薄弱，许多“暴风群”士兵宁可躲在战车上睡觉，也不愿下车作战。

车臣武装利用城市建筑星罗棋布的特点，以3~4人的坦克猎杀小组为中心，包括一到两名携带RPG-7/18火箭筒的反坦克手，一名机枪手和一名狙击手。由于俄军装甲纵队的发动机轰鸣声在数条街之远就能听见，车臣武装可以将5~6个小组结成15~20人的反坦克“口袋阵”，静待俄军经过，在适当的通讯协调下，先对车队的首尾两端车辆进行破坏，迫使车队进退两难，再逐一收拾中间的车辆，并以机枪扫射下车的俄军步兵。因为交战距离太近，除火箭筒外，车臣武装也可用汽油瓶攻击装甲车辆的舱盖。

俄军很快蒙受巨大损失，由于训练合格的步兵不够用，俄军甚至将海军陆战队投入战斗，厉行“步兵掩护坦克”的战术。一位俄海军陆战队军官发现，火焰喷射器是相当有效的心理战武器，它比任何机关

炮或机枪更能迫使建筑物中的猎杀小组离开，俄军形容其震撼效果相当于一颗152毫米口径榴弹，经过喷射加力的火焰喷射器的最大射程达1000米，在射程短的巷战中，这个射程足够满足大部分作战所需。很快，这一新发现在俄军“暴风群”中推广，俄军步兵往往在肃清房间前先赏一

顿火焰喷射器或者一颗手榴弹，为了提高震撼效果，俄军还往可疑建筑物里灌催泪瓦斯，然后被逼出来的车臣武装正好落入俄军的火力圈中。

在战斗中，俄军还意外发现一些装备的“奇特功效”。首先是探照灯成为帮助俄军夜战的有效支援武器，由于坦克噪音很大，铁定会被发现，所以强力探照灯不会使坦克更容易暴露，相反可以眩盲车臣武装的肉眼或是夜视镜并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其次，俄军士兵手里的AK-74步枪的5.45毫米口径子弹不能穿透墙体，而坦



克主炮和机枪的仰角又不够，难以支援楼内作战的兄弟，一些人干脆把古老的ZSU-23-2高射炮搬到卡车上，没想到能360度环射的高射炮打击地下室和高层建筑都是行家里手，车臣武装私下把该炮称为“打洞器”。另外，俄军还认识到了白磷的用处，它可有效渗透车臣武装的防毒过滤器，也没有任何条约禁止使用它，可以显著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但传统的步兵无线电被认为不适合巷战。

激烈的战斗终于在1995年新年到来时落下帷幕，俄军为格罗兹尼留下1073具尸体，而车臣武装却从容地撤到南部山区，并誓言继续战斗，俄军指挥官也不敢保证格罗兹尼城已经完全肃清，流窜的武装分子依然活动频繁。俄军一位指挥官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格罗兹尼已经拿下，但战争远没有结束。”☆

(责编/李斌琦)

